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隋書卷七十六

七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四千七百二十

史部

隋書卷七十六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一

文學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
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
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

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
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
臣塗窮雍闕之士道輒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
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
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
用心焉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
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
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

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
縟綵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
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聞
其風者聲馳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
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
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
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
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梁

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
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
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
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
忘反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斲彫為樸發號施
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
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
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

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臬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竒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為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詵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

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各有本傳論而敘
之其潘徽萬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或才高而無貴仕
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堙沒今總之於此為文學傳
云

劉臻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梁尋陽太守臻年十八
舉秀才為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
陷沒復歸蕭詧以為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為中

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為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高祖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頰之代陳也以臻隨軍典文翰進爵為伯皇太子勇引為學士甚褻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荅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

未悟謂至訥家乃據案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此汝亦來耶其子荅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噉蜆以音同父諱呼為扁螺其疎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頰

王頰字景文齊州刺史頰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

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顯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為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頰所為而頰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徧記異書當代稱為博物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

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頌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

屈高祖大奇之起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
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
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頌遂陰勸諒繕治兵甲
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頌之計也頌後數進奇策諒
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頌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
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頌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
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

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名也吾死
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
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所擒楊素求頰屍得之斬首
梟於太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
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崔儵

崔儵字岐叔清河武城人也祖休魏青州刺史父仲文
齊高陽太守世為著姓儵年十六太守請為功曹不就

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畧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數年之間遂博覽羣言多所通涉解屬文在齊舉秀才為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尋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脩律令尋兼散騎侍郎聘于陳使還待詔文林館歷殿中膳部員外三曹郎中儵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為之語曰京師灼灼崔儵李若齊亡歸鄉里仕郡為功曹州補主簿開皇四年徵授

給事郎尋兼內史舍人後數年兼通直散騎侍郎聘于
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儻門
地為子玄縱娶其女為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
座素令騎迎儻儻故敞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
儻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
罷座後數日儻方來謝素待之如初仁壽中卒於京師
時年七十二子世濟

諸葛頴

諸葛潁字漢丹陽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

陽太守潁年八歲能屬文起家梁邵陵王參軍事轉記

室侯景之亂奔齊待詔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

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周易圖緯倉

雅莊子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為

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為太子除藏藥監煬帝即位遷著

作郎甚見親倖出入卧内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

御連席共榻潁因間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治葛

後錄恩舊授朝請大夫帝常贈頴詩其卒章曰參翰長
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
允傳芳導後昆其見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
夫後從駕北巡卒於道年七十七頴性褊急與柳詵每
相忿鬪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
十卷撰鑿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
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並行於世有子嘉會

孫萬壽

孫萬壽字仙期信都武強人也祖寶魏散騎常侍父靈
暉齊國子博士萬壽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經略
通大義兼博涉子史善屬文美談笑博陵李德林見而
竒之在齊年十七奉朝請高祖受禪滕穆王引為文學
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
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為五言
詩贈京邑知友曰賈誼長沙國屈平湘水濱江南瘴癘
地從來多逐臣粵余非巧宦少小拙謀身欲飛無假翼

思鳴不值晨如何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木偶弃
置同芻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東走晚歲出函關方春
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梟獍已
成羣郝超初入幕王粲始從軍裏糧楚山際被甲吳江
濱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波上濺日喬木下臨雲
繫越恒資辯喻蜀幾飛文魯連唯救患吾彥不爭勳羈
遊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為無杯酒數載
辭鄉縣三秋別親友壯志後風雲衰鬢先蒲柳心緒亂

如絲空懷疇昔時昔時遊帝里弱歲逢知己旅食南館

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唯愛士英辯接天人

清言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常遊止勝地盛賓僚麗

景相携招舟汎昆明水騎指渭津橋袂除臨灞岸供帳

出東郊宜城醞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烏啼夜唯麥雉

飛朝細塵梁下落長袖掌中嬌懽娛三樂至懷抱百憂

銷夢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朝牽世網萬里逐波潮

迴輪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衿帶鄉關白雲外迴

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早鷺鳴斷絕
心難續愴恍魂屢驚羣紀通家好鄒魯故鄉情若值南
飛鴈時能訪死生此詩至京盛為當時之所吟誦天下
好事者多書壁而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
初徵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即為齊王
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
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時年五十二有集十卷行
於世

王貞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為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為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慧文詞來遷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

風為日久矣未獲披覲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
颺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
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
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
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宣條揚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
桂摘詞眷言高邁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乏應
劉置醴闕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
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遲衡

泌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
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
談空慕鑿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慙詞費及貞至王以客
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啓謝曰屬賀德仁
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
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
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
分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

許獨為麟角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
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昃雖居可封之屋每
懷貧賤之耻適鄢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
心灰遂寒豈謂橫議過實虛塵睿覽枉高車以載鼂費
明珠以彈雀遂得裹糧三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
望章臺之後塵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驥而同阜終朝擊
缶匪黃鍾之所諧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
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

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難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里終於家

虞綽

辛大德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

軍傳綽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尚也仕陳為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為學士大業初轉為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為校書郎以藩邸左右加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侍詔恩盼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綽為銘其辭曰維大業八

年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子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
駕南轅鸞旗西邁行宮次於柳城縣之臨海頓馬山川
明秀實仙都也旗門外設款跨重阜帳殿周施降望大
壑息清蹕下輕輿警言百靈綏萬福踐素沙步碧沚同軒
皇之襄野邁漢宗於河上想汾射以開襟望蓬瀛而載
佇窅然齊肅藐屬殊庭兼以聖德遐宣息別風與淮雨
休符潛感表重潤於夷波璧日曬光卿雲舒采六合開
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儵焉靈感忽有祥禽皎同鶴鷺

出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暉於羽
翮激丹華於背距鸞翔鳳跼起鴻騫或蹶或啄載飛
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君
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驥冠羽族之宗長西王
青鳥東海赤鴈豈可同年而語哉竊以銘基華岳事乖
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冊不泯遺文可觀况盛
德成功若斯懿鑠懷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鐫名山安用
銘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

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罰赫赫明明
文德上暢靈武外薄車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
功允鑠反旆還軒遵林並壑停輿海澨駐蹕巖陟竄想
遐凝藐屬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效
祉飛來清漢俱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冰鮮狎仁馴德
習習翩翩絕迹無泯於萬斯年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
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
作郎諸葛穎以學業倖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

嘗問綽於穎穎曰虞綽麤人也帝領之時禮部尚書楊
玄感稱為貴倨虛襟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
其族人虞世南誠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
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
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後
籍沒其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玄感平常時與何人
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事綽
曰羈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徒

綽且末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
自稱吳章遊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大德舍之歲
餘綽與人爭田相訟有識綽者而告竟為吏所執坐斬
江都時年五十四所有詞賦並行於世大德為令誅翦
羣盜甚得民和與綽俱為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
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
者反為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得以
擊賊自効信安吏民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辛

君若去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

王胄字承基琅琊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黃門侍郎胄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為學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常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

因為五言詩詔胄和之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崑函實奧
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
招搖正東指天駟廼西驅展軫齊玉軌式道耀金吾千
門駐罕畢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臯華實敷皇情
感時物睿思屬粉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醑小人荷
鎔鑄何由荅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
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
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

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準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疎率不倫自恃才大鬱鬱於薄宦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為諸葛穎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胄兄昫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為學士煬帝即位授秘書郎卒官

庾自直

庾自直潁川人也父持陳羽林監自直少好學沉靜寡欲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宣惠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特為帝所愛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載露車中

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總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為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為啓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為伏奉為重敬奉為輕却

其啓而不奉澹立議曰曲禮注曰禮主於敬詩曰維桑
與梓必恭敬止孝經曰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
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
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
以敬為輕竟何所據徽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
為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
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
亦云相敬既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

此可復並謂極重乎至若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為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為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滅為州博士秦孝王俊聞其名召為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為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為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名為韻纂徽為序曰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

緯以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於是八卦爻始爻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筮授河龜威出洛綠緜白檢述勛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卸甲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為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芬篆素暨天隋之受命也追蹤三五並曜參辰外振武功內修文德飛英聲而勒嵩岱彰大定而

銘鍾鼎春千秋羽盛禮樂於膠庠省俗觀風採歌謠於
唐衛我秦王殿下降靈霄極稟秀天機質潤珪璋文兼
黼黻楚詩早習頗屬懷於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於索
隱尊儒好古三雍之對已道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
遨遊必名教漁獵唯圖史加以降情引汲擇善芻微築
館招賢攀枝佇異剖連城於井里賁束帛於丘園薄技
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加脂粉物競琢磨俱報稻梁各
施鳴吠于時歲次鶉火月躔夷則駮駕務隙靈光意靜

前臨竹沼却倚桂巖泉石瑩仁智之心煙霞發文彩之
致賓僚霧集教義風靡乃討論羣藝商略衆書以為小
學之家尤多舛雜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巧說邪
辭遞生同異且文訛篆隸音謬楚夏三蒼急就之流微
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為
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功要未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
判清濁纔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
難為用遂躬紆睿旨標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篇部總

會舊轍創立新意聲別相從即隨注釋詳之詁訓證以
經史備包騷雅博牽子集汗簡云畢題為韻纂凡三十
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見羣玉之為淺
鄙懸金之不定爰命末學製其都序徽業術已寡思理
彌殫心若死灰文慙生氣徒以犬馬識養飛走懷仁敢
執顛沛之辭遂操狂簡之筆而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良
士西河之彥幸不誚於索居東里之才請能加於潤色
未幾俊薨晉王廣復引為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

集禮一部復令徽作序曰禮之為用至矣大與天地同
節明與日月齊照源開三本體合四端巢居穴處之前
即萌其理龜文鳥迹以後稍顯其事雖情存簡易意非
玉帛而夏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
五禮之官邦國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
退俯仰去茲安適若璽印塗猶防止水豈直譬彼耕耨
均斯粉澤而已哉自世屬坑焚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
解高堂隆之博識專門者霧集制作者風馳節文頗備

枝條互起皇帝負宸垂旒辨方正位纂勛華之厯象綴
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通觸境斯應雲雨之所霑潤
無思不韙東探石筭之符西壺羽陵之策鳴鑿太室偃
伯靈臺樂備五常禮兼八代上柱國太尉揚州總管晉
王握珪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用顯仁地居
周邵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籠關塞朝
服而掃江湖収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
網羅百氏繼稷下之絕軌弘泗上之淪風蹟無隱而不

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標綠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
儒墨是非書圃翰林之域理窟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
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以為質文
遞改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
賀之荅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乃以宣條
暇日聽訟餘晨娛情窺寶之鄉凝相觀濤之岸總括油
素躬披緗縹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
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

月數用比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
蒙令后睢渙名藩誠復出警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韜
載旂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未聞茲典方可韜之類
水副彼名山見刻石之非工啗懸金之已陋是知沛王
通論不獨擅於前脩寧朔新書更追慙於往冊徽幸棲
仁岳忝遊聖海謬承恩獎敢叙該博之致云煬帝嗣位
詔徽與著作佐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
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玄感

兄弟甚重之數相來往及玄感敗凡交關多懼其患徽以玄感故人為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徽為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西發病卒

杜正玄

弟正藏

杜正玄字慎微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為石趙從事中郎因家於鄴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授正玄尤聰敏博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辯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

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辭酬對無所屈
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
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
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
而辭理華贍素乃嘆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
參軍轉豫章王記室卒官弟正藏

杜正藏字為善尤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授純州行
參軍歷下邑正大業中學業該通應詔舉秀才兄弟三

人俱以文章一時詣闕論者榮之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為後進所寶時人號為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為杜家新書

常得志

京非常得志博學善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宮為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為時人所重複為兄弟論義理可稱

尹式

河間尹式博學解屬文少有令問仁壽中官至漢王記
室王甚重之及漢王敗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俱有
雋才名顯於世

劉善經

河間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歷仕著作佐郎太子
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
行於世

祖君彥

范陽祖君彥齊尚書僕射孝徽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辭
訥澀有才學大業末官至東平郡書佐郡陷於翟讓因
為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為記室軍書羽檄皆成於其
手及密敗為王世充所殺

孔德紹

會稽孔德紹有清才官至景城縣丞竇建德稱王署為
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劉斌

南陽劉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郡司功書佐竇建德署
為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為劉闡中書侍郎與劉闡亡歸
突厥不知所終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
自立信矣王胄虞綽之輩崔儵孝逸之倫或矜氣負才
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志盤
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跡弛見遺嫉邪忤
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禰衡而已故多罹咎悔鮮克有

終然其學涉稽古文詞辨麗並鄧林之一枝崑山之片
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為盛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
玄昆季三人預焉華萼相耀亦為難兄弟矣

隋書卷七十六

隋書卷七十六考證

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彥孔德紹劉斌。○監本目錄
不載六人名史臣論贊亦不之及北史目錄六人名
附注潘徽下今仍本文

隋書卷七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二十一

史部

隋書卷七十七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二

隱逸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
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
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

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

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

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

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

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

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

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

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

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賢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叙其人列其行以備隱逸篇云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髻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為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

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
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為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
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
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
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為國子祭酒士謙知而固辭
得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
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
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

沉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羣從
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
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
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為人所
疎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州里
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乏供濟有兄弟分
財不均至相閱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
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為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

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惶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遠去無為吏之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幸勿為念也

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謙謙拒之一無所受
佗年又大饑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為之糜粥賴以
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糧種分
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
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
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
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
以為外典無聞焉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

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為黃熊杜宇為鶡鴒褒君為龍牛哀為獸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黿宣武為龜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烏書生為蛇羊祜前身李家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

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喜為詠懷詩輒毀弃其本不以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載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為損改今之賊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則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則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

邊裔職為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
遊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為得治
體開皇八年終於家時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之莫不
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
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
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
亦有婦德及夫終後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
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於是散粟

五百石以振窮乏

崔廓 子贖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為邦族所齒長為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為忘年之友每相往來時稱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為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

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大業中
終于家時年八十有子曰賸賸字祖濬七歲能屬文容
貌短小有口才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
儒定禮樂授校書郎尋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
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徵為河南豫章
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為晉王轉記
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賸書曰昔漢氏西
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

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切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棲
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
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涉蒙山對梁相
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
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
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
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
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

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
不盡意寧俟繁辭賸荅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貺非恆心
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
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
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堪
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貴於東
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雞樹
騰聲鵷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燕南贊客河

朔情遊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藺未嘗聚螢映雪
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復况桑榆漸
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
雞鳴謬齒鴻儀虛班驥阜挾太山而起北海比報德而
非難堙崐嶠以為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
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
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
丘陵為之不逮曹植儻預聞高論則不隕令名楊脩若

切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豫
章得書賚米五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邸文翰多成其
手王入東宮除太子齋師俄遷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
疾歸于家後徵授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
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
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贖荅曰謹按
漢文已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
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像

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
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
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登太行山詔問贖曰何處有羊
腸坂贖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
帝曰不是又荅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
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
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
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為六百卷以父憂

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
名皆贖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
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
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弑帝也引為著作郎稱
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時年六十九贖與洛陽元
善河東柳詵太原王劭吳興姚察琅邪諸葛穎信都劉
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誌
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

行江都傾覆咸為煨燼

徐則

徐則東海郟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
玄精於議論聲擅都邑則嘆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
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緡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
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憇
於至真觀暮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所資唯松
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為之刊山立

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

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

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

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

達法門悅性冲玄怡神虛白餐松餌朮棲息煙霞望赤

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

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

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

念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
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迷聖非先生而
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
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竚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
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
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
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
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

先生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
衣餐松餌朮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
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
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
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
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
化猶愴于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
空椽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舄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

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賜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詵為之讚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扇矣而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雲丹欲成言追葛稚將侶茅羸我王遙屬爰感靈誠柱下暫啓河上

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迹曷用攄情時披素
繪如臨赤城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
知等亦行辟穀以松水自給皆為煬帝所重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据開皇中為洹水令以清正聞有
書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籍特
精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每好鄭玄
注解以為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焉高祖引致天

下名儒碩學之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籠之徒並延之於博士之位文詡時遊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內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請質疑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辨說無窮唯其所擇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遽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為業州郡頻舉

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弃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為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為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為其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賙輒辭不受每

閑居無事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
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
家年四十鄉人為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
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皦
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士謙等忘懷纓冕畢志
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
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於斯乎

然士謙聞譽不喜文詡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沉冥不可親疎莫能貴賤皆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遯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隋書卷七十七

隋書卷七十七考證

李士謙傳君子為鵠小人為猿○按抱朴子周穆王南
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鶴小人為沙蟲與此小異

隋書卷七十七考証

謹案卷七十六第一頁後三行塗窮雍闕之士刊
本雍闕作後門監本作後闕俱非攷列子楊朱
篇勿雍勿闕漢書景十三王傳今臣雍闕不以
上闕今據改

第三頁前三行益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刊本人
廢言訛廢人言據監本改

第五頁前六行徧記異書刊本徧作徧今改

第十五頁前一行帝嘗問綽于頴刊本複衍帝字

據監本刪

第十八頁前三行受毛詩于施公刊本受訛授今

改

第十八頁後五行竟何所據刊本據訛豫據監本

改

第二十三頁前三行建韞載旂用天子之禮樂刊

本旂訛旅據監本改

第二十六頁前五行或矜氣負才刊本矜訛務據

毛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助教 臣 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 臣 裴 謙

謄錄監生 臣 劉銓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隋書卷

七十八至
八十

詳校官內閣侍讀_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四千七百二十二

史部

隋書卷七十八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三

藝術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鑿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

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民設教救
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然昔之
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
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
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鑿則文摯
扁鵲季咸華陀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
此諸君者仰觀俯察探賾索隱咸詣幽微思侔造化通
靈入妙殊才絕技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

可測固無得而稱焉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
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
神怪熒惑民心遂令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
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
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
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故今
亦採其尤著者列爲藝術篇云

庾季才

子質
耿詢

盧太翼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
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梁處
士與宗人易齊名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
尚書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廬陵王績
辟荊州主簿湘東王繹重其術藝引授外兵參軍西臺
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元
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尸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不無前
例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歷因共仰觀從容謂季才曰

朕猶慮禍起蕭牆何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
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整飾還都以避其患假
令羯寇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可得無慮必久停留
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慄等議乃止
俄而江陵陷滅竟如其言周太祖一見季才深加優禮
令參掌太史每有征討恒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
并奴婢牛羊什物等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
有此賜者欲絕卿南望之心宜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

答初郢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沒爲賤季才散所賜物
購求親故文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襄陽先
昭異度晉平建業喜得士衡伐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
都覆敗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爲賤隸鄙人羈旅不敢
獻言誠切哀之故贖購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
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武成
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大冢宰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

比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自享期頤而受旦爽之美子孫藩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漸踈不復別見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武帝親自臨檢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戮唯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

斯徵曰庾季才至誠謹愨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加上儀同封臨潁伯邑六百戶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及高祖爲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顛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猶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十匹絹

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爲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
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於國城之上俄而
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
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
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即位宜用
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
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
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

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二月甲午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遷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議李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頴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匹進爵爲公謂李才

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
垂象地形等志上謂季才曰天地祕奧推測多途執見
不同或致差舛朕不欲外人干預此事故使公父子共
爲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九月出爲均
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藩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有詔
還委舊任季才以年老頻表去職每降優旨不許會張
胄玄歷行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季才因言充
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使人就

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季才局量寬弘術業
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琊王褒彭
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
明克讓柳瑨之徒雖爲後進亦申遊款撰靈臺祕苑一
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
行於世

庾質字行修少而明敏早有志向八歲誦梁世祖玄象
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周齊煬王記室開皇元年除

奉朝請歷鄆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
貞慤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而煬帝性多忌
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
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邪質曰臣
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
出爲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
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
我一郡卿以爲剋不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剋切有

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既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

高麗帝大懼遽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今者玄感其成事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勞苦冀僥倖而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敝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畢力歸農三五年間令四海少得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爲宜陛下思之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使馳傳鎖質

詣行在所至東都詔令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爲太史令時有盧太翼耿詢並以星歷知名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閑居味道不求榮利博綜羣書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算歷之術隱於白鹿山數年徙居林慮山茱萸嶺請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

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爲官奴久之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不納至于再三太翼曰臣愚豈敢飾詞但恐是行鑿輿不反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宮寢疾臨崩謂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後言事未嘗不中吾來日道當不

反今果至此爾宜釋之及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帝以問之答曰上稽玄象下參人事何所能爲未幾諒果敗帝常從容言及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爲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於帝曰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玄感反書聞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祕密世莫得聞後數載卒於雒陽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之

世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遂與
諸越相結皆得其歡心會群俚反叛推詢爲主柱國王
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爲家奴
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
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閤室
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合如符契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
詢爲官奴給使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
之及秀發復當誅何稠言於高祖曰耿詢之巧思若有

神臣誠爲朝廷惜之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
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欵器帝善之放爲良民歲餘授
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書曰遼東不可討
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
之敗帝以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弑逆之
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
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詢欲去之爲化及所殺著鳥情
占一卷行於世

韋鼎

韋鼎字超盛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玄隱於商山因而歸
宋祖叡梁開府儀同三司父正黃門侍郎鼎少通脫博
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
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
服闋爲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卒於京城鼎負
屍出寄於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
有物流至鼎所鼎切異之往見乃新棺也因以充殮元

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侯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爲戶曹屬歷太尉掾大司馬從事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歷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媯滿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爲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侍郎俄遷司農卿司徒右長史貞威將軍領安右晉安王長史行府國事轉

廷尉卿大建中爲聘周主使加散騎常侍尋爲祕書監
宣遠將軍轉臨海王長史行吳興郡事入爲太府卿至
德初鼎盡質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
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
及故破產耳初鼎之聘周也嘗與高祖相遇鼎謂高祖
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監深遠亦非羣賢所逮也
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公
相不可言願深自愛及陳平上馳召之授上儀同三司

待遇甚厚上每與公王宴賞鼎恒預焉高祖嘗從容謂之曰韋世康與公相去遠近鼎對曰臣宗族分派南北孤絕自生以來未嘗訪問帝曰公百世卿族何得爾也乃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與鼎還杜陵樂飲十餘日鼎乃考校昭穆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作韋氏譜七卷時蘭陵公主寡上爲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於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諸兒誰

得嗣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即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二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爲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謀議逗留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

殺非也乃某寺僧誑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放
此客遣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不言咸稱其有
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以年老多病累加優賜頃之卒
年七十九

來和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大家
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由是出入公卿之門初爲夏官府
下士累遷少卜上士賜爵安定鄉男遷畿伯下大夫進

封洹水縣男高祖微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謂高祖曰
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爲子開
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
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
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効坐致五品二十餘
年臣是何人敢不慙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陛下
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祕府死無所恨昔陛下
在周嘗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

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
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
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
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宮東南奏聞
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
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
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
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

我無災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
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
段米三百石地十頃和同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曰
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
月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爲四
五大官桴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四十卷道士張賓焦
子順應門人董子華此三人當高祖龍潛時並私謂高
祖曰公當爲天子善自愛及踐阼以張賓爲華州刺史

子順爲開府子華爲上儀同

蕭吉

楊伯醜
劉祐

臨孝恭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江陵陷遂歸于周爲儀同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沉浮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於世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焉開皇十四

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爲冬至
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爲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
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
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
日即是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子酉德在
寅正月建寅爲本命與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
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
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

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九元之先行年爲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日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

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
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
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
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宮多
鬼魍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
坐有迴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
逐之風出宮門而止又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
帝坐于時至寒有蝦蟇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

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
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
每被顧問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
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
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
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
戰沒然竟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
鷄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

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
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
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
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上曰至尊
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按陰陽書不得
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
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爲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
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

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治之矣吾前給云卜年二十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三十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

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
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十
二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
一卷並行於世時有揚伯醜臨孝恭劉祐俱以陰陽術
數知名

揚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
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
召與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

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嘗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帟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爲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

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
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揚素斬汝頭
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
歸京師知常先與揚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
斬之賴此獲免又人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
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
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膾當
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

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
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
爲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
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
妥之言倏然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
辯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
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高祖甚親遇之每言災

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官至上儀同著欵
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遯甲月令
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一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
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
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滎陽人也開皇初爲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
候合如符契高祖甚親之初與張賓劉輝馬顯定歷後
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

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曆術文一卷婚姻志
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曆志
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胄玄

張胄玄勃海菑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
暉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
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
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

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析之暉杜口

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曰漢時洛下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用胄玄所爲曆法與古不同者有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

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翻
歷法嫌沖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
度胄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
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却行
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歷宿起牛初明其
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歷有陰陽轉法
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
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胄玄以爲加時先後

逐氣參差就月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爲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卽其率也其三自古諸厯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食不食猶未能明胄玄以日

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日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
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黃道
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
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即爲當食若月行內道則在
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
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
逐氣求差損益食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
其一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準胃

玄推之各得其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
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
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
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
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意旨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
諸古歷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胄玄積候知辰
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
星平晨見在雨水氣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

氣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歷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曹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餘日留迴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歷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曹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

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
乃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歷加時朔望同
術胄玄積候知日食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
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歷
交分即爲食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
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食
既其應少反多應多反少自古諸歷未悉其原胄玄積
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

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食乃既自此已後更遠者其食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所立食分最爲詳密其七古歷二分晝夜皆等曾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曾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官

許智藏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

極世號名醫誠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爲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後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比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癩不可救

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
智藏時致仕於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
輦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
卒於家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父爽仕梁太常丞中軍
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坦齊名拜上儀同三司
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
賀川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事故
附見云

萬寶常 王令言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於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於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鍾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名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

成奏之上名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音上從之寶常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

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就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所爲可以行矣寶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是四夷之樂非中國所宜行也

其事竟寢寶常嘗聽太常所奏樂泣然而泣人問其故
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
盛聞其言者皆謂爲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
無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饑餒無人
贍遺竟餓而死將死也取其所著書而焚之曰何用此
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哀之開皇之
世有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
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

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爲神時有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當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者君也吾所以知

之帝竟被殺於江都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人之教在焉雖不可以專行亦不可得而廢也人能弘道則博利時俗行非其義則咎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今韋來之骨法氣色庾張之推步盈虛雖洛下高堂許負朱建不能尚也伯醜龜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詢渾儀不差辰象之度寶常聲律動應宮商之和雖不足遠擬古人皆一時之妙也許氏之運鍼石世載可稱蕭吉之言陰陽近於誣

誕矣

隋書卷七十八